

病室

人物說明：

張思孝 男，23 歲，身形瘦高，大學哲學系延畢，等待服兵役，他帶著一種書卷氣以至於不切實際的氣質，他或許有點掉書袋，但我們無法從他身上感受到做作。

張小琪 女，張思孝之姐，25 歲，市公所臨時雇員，她的外表、聲音看似比同年紀的女子更成熟，卻仍有一種無法擺脫的青春氣息—或者說有些孩子氣，從她身上自然流露出來。

張母 女，思孝和小琪之母，約莫四十五歲，對事情都能抱持沉穩的態度是她的特徵，然而當忍耐度不斷升高直至臨界點，容易爆發歇斯底里的情緒。

吳曉琦 女，23 歲，張思孝的高中同學，蒼白而天真，她的心理年齡好像還停留在高中時期，當然時間已經讓她的外表有所改變，但她的說話方式和動作仍然保持某種青澀，像一隻被自己圍困的小鳥。

吳父 男，吳曉琦之父，約莫 50 歲，信仰使他對世界抱持樂觀，雖然世界並不盡如人意，但他會試圖努力解決困難。

吳母 女，吳曉琦之母，約莫 40 歲，一個容易焦躁卻企圖壓抑的母親。

曉明 男，吳曉琦之弟，五歲。

醫生一名

護士三名

場景說明：

舞台分爲左右兩側，左側是一間普通的基督教醫院病房，由於聖誕節的來臨裝飾了一些閃爍的燈泡，一張病床橫著，剛斷氣不久的父親躺在上面，覆蓋著一張綠色的醫院棉被，像是每個人睡覺的樣子；床頭的牆壁上有個懸掛在牆壁上的緊急通話機；床頭邊有張桌子，放置了熱水瓶、杯子和毛巾以及零散的生活用品；一張椅子放置桌邊；一個衣架在病床後方，掛著父親的衣服，大多是傳統的款式，還有一件中山裝。

舞台左上有一道門，從病房通往舞台右側，進出都從此門，而病房的廁所就在左側翼幕。

舞台右側是由病房的門延伸而來的走廊轉角，有一排固著的塑膠椅。基本上病房的空間佔了整個舞台的三分之二，走廊空間只有三分之一。

劇情大綱：

張思孝在父親過世的當天一聖誕夜趕回來，來不及見到他最後一面，竟對父親的屍體產生蕁麻疹的跡象，姐姐張小琪無法諒解思孝的珊珊來遲，也憤怒於父親對她的不公平和控制，母親在調停過程中選擇了沉默，就像她和死去的丈夫處於難以溝通的狀態。

等待靈車來臨的時間，張思孝的初戀情人吳曉琦全家來報佳音，才讓思孝知道當初分手是由於父親阻撓，而曉琦也因此罹患重度憂鬱，思孝慢慢的釐清父親期望和傷害交織產生的行爲，他無法原諒而企圖將父親的一切趕出家中，小琪則想要取代父親的地位，母親想弭平姐弟倆的不合與傷，卻只能靠著遁入信仰來逃避已經發生的事件。造成一家人無法溝通，而死亡無法解決任何事情…

一幕戲，時間是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上十點到十一點半。

(病房燈亮，病床坐著思孝、小琪面對觀眾，擋住病床上躺著的人。)

(靜默，思孝專心聽著隨身聽，但是越來越浮躁，手臂癢了起來，他抓。小琪坐在旁邊翻著小說)

思孝：莫名其妙，到底是誰在放音樂？病房可以放音樂嗎？有沒有搞錯？這個…好熟的歌，好親切，我在哪裡聽過呢？

(小琪將他的耳機拿下來，思孝發現，又把耳機塞回去。靜默，思孝拍打隨身聽，檢查為什麼突然沒了聲音。)

思孝：隨身聽好像壞掉了。

小琪：哦。

思孝：聲音斷斷續續的，沙啞了。

小琪：沒電了吧，檢查看看。

思孝：我今天早上才換過電池好不好。

小琪：你在火車上聽一整天當然會沒電，如果我是電池，一定告你工時過長還不給加班費。

思孝：如果你是，十分鐘馬上沒電，我就告你工時太短偷懶還想加薪。

小琪：我又不是電池。

思孝：怪了，是你先假設你是電池，所以我才順著你的思路走下去，你現在又不假設你是電池了，這樣哪能討論下去，我們溝通根本沒有交集，很容易會掉進雞同鴨講的迴圈裡面，永遠得不到解答，你要有點邏輯的概念嘛，邏輯—logic，understand？

小琪：這又跟邏輯有什麼關係？

思孝：邏輯是一種思考的方式，像你說人好了，你為什麼要吃東西？因為你餓嘛對不對？因為餓所以吃東西，就是一種邏輯的思考，有因必有果，倒過來有果必有因，就像推理，邏輯就是簡單的推理，你要先有一個確定的證據，然後遵從經驗法則…

小琪：好，哲學家說得都對。

思孝：不要叫我哲學家，我最討厭人家叫我哲學家。

小琪：哲學系畢業不叫哲學家要叫你什麼？

思孝：我是一隻住在漆黑房間裡的黑貓。(抓癢)

小琪：哲學家就哲學家還講這一大串。(掏出一罐黃色藥膏)拿去。

思孝：不用了(將藥膏放在旁邊桌上)。你不覺得哲學家三個字聽起來很絕望又頭很大嗎？

小琪：你的頭是不小，西瓜。

思孝：不要說我頭大，再怎麼說我的老師都比我大，唸了一輩子書不就變成波羅蜜？對，你不知道我們系主任哪他的頭…你到底有沒有在聽我講話？

小琪：這麼晚了，外面那麼多人走來走去都不睡覺，他們到底在幹什麼？明天不用上班嗎？

思孝：對，明天放假。

小琪：放假才要早點睡啊！

思孝：生病沒有分早晚和假日，這是我推論出來的。

小琪：這還需要推論嗎？你小時候半夜生病發高燒，就是他抱著你去敲陳醫師的門求他救你的。

思孝：喔，對欸，你怎麼記那麼清楚？

小琪：當時我一個人在家睡不著，怕被鬼抓走就躲在棉被裡，快要被你氣死了怎麼忘得掉！

思孝：哈，你怕那個東西啊？

小琪：你不怕嗎？連那個是什麼你都不敢念出來。

思孝：我怕什麼我。

小琪：怕什麼？

思孝：你都知道還問我。

小琪：年紀那麼大還怕鬼嗎？差不差？

思孝：你一定要笑我就對了。

小琪：我只是想要休息，我需要休息。

思孝：我也很久沒有好好睡覺，黑眼圈都垂到臉頰了。

小琪：我可以借你面膜，讓你敷到臉爛掉。

思孝：(哈欠)真的很快就可以休息了，很快。

小琪：才怪。還有一堆事情要忙。

思孝：有嗎？

小琪：事情都是我跟媽處理的，你什麼都不用做當然覺得沒事。

思孝：只剩下瑣碎的小事吧，大事已經結束了，就像一個漫長的夜晚，結束了。

小琪：天黑然後天亮，天亮以後又會天黑的。

思孝：我只是打個比方而已，有點詩意好不好，詩意！(抓癢)

小琪：現在一點也不詩意。(轉過身翻小說)

(病房走進一群聖誕裝扮的人，吳父、吳母、曉琦、曉明，吳父特別裝扮成聖誕老人，他們小小聲的唱著聖誕歌曲。)

吳父、吳母、曉明、曉琦：Merry Christmas！

吳父：底迪、美眉，今天是什麼日子你們知道嗎？聖誕節！是主耶穌基督的生日喔。

吳母：主要我們把祂的話語帶來，讓你們永遠平安喜樂！

曉明：祝你們平安喜樂！平安喜樂上天堂，哈里路亞！
曉琦：要愛你們的鄰人，把福音傳給他們，就像我們現在傳給你們一樣——
吳父：主會看顧你們，祂是唯一的神！你們要放心的把自己全部交給祂！
思孝：吳曉琦？
曉明：哈里路亞，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門！
吳父、吳母、曉明：阿門！
曉琦：阿—孝，張—思—孝？
吳父：曉琦？
曉琦：我的一高中同學，張思孝。
曉明：媽，姐姐。
吳母：(對曉明)閉嘴，呃，你好，曉琦，水拿著，(B 從身上取出一個藥包)
時間到了。
曉琦：我不要吃。(看著思孝發呆)
吳母：啊，都忘了，我是曉琦的媽媽，這是她爸爸和她弟弟。
思孝：這我姐。
吳父：那麼巧啊！好，我們一起祈禱，讓病痛遠離你們，遠離這位…？
思孝：我爸。
吳父：好，讓我們一起為你的父親——也是我們的朋友祈禱，把手牽起來。
曉明：信耶穌上天堂！哈里路亞！
吳母：我們把手牽起來。
小琪：不用了…
思孝：欸，曉琦…
吳母：相信主，祂會醫治所有的病痛，就像聖經裡祂治癒盲人，讓死去的復活，
還有…
小琪：我說不用了，不用了你們有沒有聽到。

(吳母拉著曉琦到床邊，吳父、吳母、曉明、曉琦圍住病床手牽著手。)

吳父：讓我們一起祈禱，親愛的主耶穌基督，您慈愛所有世人，您用生命原諒我
們的罪，您用血代替了我們的血，請您看顧我們的朋友，使病痛從他身上
離開，我們都得以重生，請您看顧我們的朋友，讓他們可以一家平安喜樂…
曉明：媽咪，媽咪，你看。
吳父：我們知道我們的過錯，因為罪就在眼前。
吳母：(對曉明)安靜。
吳父：求祢洗滌我們。
曉明：他一動都不動欸，好像很累。哈里路亞！
吳父：求祢使我們聽到歡樂的聲音。
曉琦：思—孝。

吳父：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門。

吳母、曉明、曉琦：阿門。

曉明：爸比，他在憋氣嗎？

吳父：這個…

曉琦：啊！

小琪：謝謝你們，祝你們聖誕快樂。

思孝：Merry Christmas。

吳父：聖…聖誕快樂…上帝必然會看顧你們，使所有不潔的都能一塵不染，讓遭受苦難的能獲得安息，弟弟，來。

吳母：祝你們平安喜樂，多祈禱，多祈禱好嗎？一定會有用的，琦琦？

曉琦：媽—你們先出去吧。

吳母：你…不要太激動喔，我們在護理站等你。

曉琦：媽，你不要太激動，我很好。

曉明：聖誕快樂，哈里路亞！哈里路亞！天國近了。

(吳父、吳母、曉明出)

思孝：坐啊。(拍拍病床)

曉琦：我一站著比較舒服，對了。(她去把門關上)

小琪：真是謝謝你們了。

思孝：姐，你不要這樣子。

曉琦：對不起，我們家每年都會來這兒報佳音，可是從來沒有…

小琪：抱歉喔。

曉琦：我們比較抱歉打擾你們，可是…

思孝：沒關係啦，曉琦，你不知道嘛沒關係，姐。

小琪：曉琦？

思孝：她也叫曉琦啦，姐，可是字都不一樣，你的小是很小的小，她的曉是破曉的曉，你的琪是王其琪，她是…王奇琦。(抓癢)

小琪：不是一樣？

曉琦：我的奇是奇怪的奇。

思孝：她的琪是其他的其。

曉琦：這麼巧，沒聽你說過。

思孝：沒事跟你介紹我全家幹麼，哈。

曉琦：嗯，你爸爸…

思孝：cancer。我是不是反應很快？

曉琦：真快。cancer…

思孝：癌症，肝壞掉，酒喝太多。

曉琦：真快。

思孝：被問到煩了，只要聽到關鍵字，腦袋就自動運作，嘴巴就說了。

曉琦：他剛剛離開？

小琪：前腳剛走你們後腳就踩進來了。

思孝：約好了對不對？

小琪：阿孝！

思孝：別這麼嚴肅嘛。

小琪：你很開心是嗎？

思孝：我不是這個意思。

曉琦：不好意思，我看—我先走好了。

思孝：等一下，這麼久沒見。

曉琦：改天有空，打電話給我，我家的電話沒有改變。

思孝：呃，我弄丟了你家電話，原本存在手機裡，後來換了手機就不見了。

小琪：是喔？

曉琦：正好，我也有行動電話，啊，好像在我媽媽身上，太少用我連號碼都忘記了。

思孝：不然我把我的電話給你。(掏出手機，突然又癢了起來，他抓)

曉琦：別抓—別抓，蚊子叮嗎？別抓，會流血感染，醫院裡有小蟲嗎？

思孝：不知道，白天還好好的，晚上進來病房也沒不舒服，可是剛才就開始癢，手臂都紅了，你看。

曉琦：我家裡有很有效的蚊蟲藥，可惜不在身上，(左顧右盼，看見桌上的藥膏)紫草膏，這真的很神奇，還有人說這可以讓皮膚起死回生，有人說是人類的最佳良伴，拿著，擦一下，很快就不癢了。

思孝：呃，好，謝謝。(姐瞥了思孝一眼)好涼，有一種年輕起來的感覺，哈哈。

小琪：才幾歲就覺得自己老啊！

曉琦：我家裡的電話你記一下，6387679，不要再弄丟了喔。我先走了。

思孝：等一下，這是我的電話。(用桌上的小紙條和筆寫了號碼，拿給曉琦)我再打給你，再見。

曉琦：這樣就不會忘記了，再見，對，我都忘了問，你現在…

思孝：這陣子要在家等當兵，學校的東西都整理好寄回來了。

曉琦：恭喜你畢業。你們還住在學校那裡嗎？

思孝：沒有，大二就搬到後火車站的三期國宅了。

曉琦：你是說未來社區？之前淹水很嚴重的那一帶。

思孝：對，幸好我們住在三樓，可是未來社區的牌子被沖走，就變成沒有未來社區了。

曉琦：你真的很好笑，比以前開朗多了，嗯，你們請…

思孝：節哀，我們知道。

曉琦：再見。

(曉琦從病房門出場)

小琪：騙人。

思孝：哪有？

小琪：你手機號碼一直沒有改啊。

思孝：要你管。

小琪：哦，我知道了。

思孝：什麼？

小琪：就是那個曉琦啊。

思孝：喂！

小琪：她看你的眼神不太一樣，好像…

思孝：你又知道什麼？

小琪：別這麼緊張，心裡有鬼啊。

思孝：施主您言重了，我只是…

小琪：你們以前不是很要好？有很多很多很多小紙條…

思孝：你怎麼會知道？

小琪：我永恆的愛人…如海水一樣的鹹…

思孝：閉嘴啦！

(思孝手機簡訊聲響)

小琪：真快。你去哪裡？

思孝：廁所。

(思孝進廁所，小琪獨自在病房內有些不自在，又再測試了後面屍體的呼吸心跳，接著思孝入)

思孝：怎麼了？

小琪：我覺得有點奇怪。

思孝：哪裡奇怪？

小琪：他好像還活著。

(思孝急忙按了緊急鈴)

小琪：你做什麼啦？

思孝：你不是說…

小琪：我是說我自己感覺有點怪啦！不是他。

(護士急忙進)

護士：趕快讓開，啊，沒心跳。

小琪：不…不好意思。

思孝：我按…

護士：你們怎麼不早點通知我，(拿起通話機)白醫師，305，305，119。

思孝：他剛剛就已經走了。

護士：來過又走了啊！奇怪，十分鐘前我還看見他跟幾個義工在報佳音呢！

思孝：我不小心按錯了啦，我是說他，我爸，剛走。

護士：走去哪？他明明躺在這…

(醫師和兩名護士衝進病房)

(同時)小琪：他死了！

思孝：我按錯了！

(醫師和兩名護士出)

護士：呃…對不起，我剛剛才來值班…

思孝：我、我、我才抱歉。

護士：沒關係，盡量按，不是，我是說，沒關係，沒關係，反正請你們…就是…

思孝：節哀，我們知道。

護士：其實我是要說，嗯。

(護士點了頭然後離去)

思孝：她還挺可愛的，少了根筋。

小琪：你少了根筋卻討厭透了。

思孝：呃，聖誕快樂。

小琪：你祝我生日快樂也沒用。

思孝：生日快樂。

小琪：我在說什麼你在說什麼？

思孝：我是要說，曉琦。

小琪：你這樣叫你姐姐啊！

思孝：是剛剛那個，報佳音的，我的高中同學，吳曉琦。

小琪：真是迫不及待，簡訊說了些什麼啊。

思孝：各位鄉親請支持縣長候選人一號，一號王…她問候我跟你聖誕快樂啦，還要我特別告訴你。

小琪：就這樣嗎？
思孝：改天出來見個面。
小琪：太簡單了吧。
思孝：我有時會想起你。
小琪：有時而已？
思孝：常常。
小琪：她常常想起你？
思孝：不然是你啊？
小琪：爲什麼？
思孝：爲什麼什麼？
小琪：她會常常想起你啊。
思孝：問她不要問我。
小琪：你不知道嗎？
思孝：我也納悶。
小琪：爲什麼？
思孝：爲什麼什麼？
小琪：爲什麼你納悶啊？
思孝：我怎麼會知道我納悶什麼！
小琪：我知道。
思孝：你知道？
小琪：當時是她提的對不對？
思孝：當時？提？
小琪：分手。
思孝：什麼？
小琪：什麼什麼？
思孝：你怎麼會知道？
小琪：猜的，而且猜對了。
思孝：邏輯未免太準確了，你真的只有高職畢業嗎？
小琪：這跟學歷哪有關係？生活經驗比邏輯有用多了，哲學家，市公所裡的八卦愛情故事比高中生純純的愛還要刺激，我隔壁課的雇員跟科長還爆發出軌哩，號稱政風室腿劈社會福利小妹，大家都知道，可是沒有人敢說。
思孝：男未婚女未嫁的話就沒什麼好說的。
小琪：科長都兩個小孩了，一女一男…
思孝：好差勁，告訴我是誰我去投訴。
小琪：很棒啊，聽說那個女的都在停車場跟科長見面，每天三十分鐘，像小說裡寫的一樣瘋狂偷情，簡直有過之而無不及。
思孝：那本小說叫什麼名字？
小琪：什麼？

思孝：我是說那本言情小說，你放在旁邊的那本，書名是什麼？

小琪：《愛我就踩油門》。

思孝：這個太不營養了吧，言情小說怎麼能相信，全部都是性幻想和偶像崇拜，看多了你會變花癡喔，(搶走小琪手上的書)什麼…我看看，她那如櫻桃般滑潤的嘴唇，天哪。

小琪：拜託，現實會發生的比書裡面還要誇張多了，尤其是言情小說，這本書裡面只有點到為止，你要是來市公所工作就知道，每個科員都眉來眼去的，趕流行，你驚訝什麼。

思孝：我很保守的，男婚女嫁。

小琪：你跟她才是男未婚女未嫁啊。

思孝：誰？

小琪：你跟吳曉琦啊。

思孝：你對這件事情到底知道多少？

小琪：聽說你們兩個高中的時候好像在一起，她不是你隔壁班的嗎，每天都可以見面了，回家還寫信，我記得當時每天回家都看到信箱裡擺著一封粉紅色鑲小蝴蝶結的信，只是在你快要考大學之前又分開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問你你什麼也不說，我就不管啦。還真巧，需要用功讀書的時候就分手，約好的啊？

思孝：誰跟你多嘴？

小琪：看就知道啦還要誰告訴我。

思孝：到底是誰？嘖，幹麼問你，我祇跟一個人講過而已。

小琪：你現在要生氣也沒有對象跟你道歉了，就當作沒發生過吧。

思孝：你確定你想的那個人跟我想的那個人是同一個嗎？

小琪：你不是只告訴過(指父親)

思孝：媽媽啊。

思孝：我們一家都是大嘴巴。

小琪：關心你！尤其是聯考前夕，我們多怕你唸書被打擾，在客廳看電視還轉特別小聲，走路都躡手躡腳的，跟小偷沒什麼兩樣，我還被他警告不准在房間放搖滾樂，說什麼新聞報導搖滾樂會降低智商和記憶力。

思孝：別提了，當時每餐都是魚欸，魚皮沙拉、魚頭味噌湯、清蒸魚肉和一堆魚眼睛，我都不曉得哪來的一堆眼睛直盯著我看，我還得吞下去，真是瘋了。你知不知道我隔天到學校，老師還問全班教室為什麼有魚腥味，我把頭低的都要碰到桌面了，不知情的人還以為我在打瞌睡，一直頂我！

小琪：別這麼不知好歹，我之前考試從來沒享受過特別對待過好嗎！

思孝：你又不喜歡唸書，有什麼關係。

小琪：沒有什麼關係，只是…算了。

思孝：愛計較，你有喜歡的工作喜歡的事情可以作，我什麼都不會，只會讀書，前途茫茫啊。

小琪：我還以為你有什麼遠大的志向，原來又是個草莓族大學畢業生。

思孝：放榜那天，我從沒看過爸爸那種失望的眼神，看起來就像自己落榜了，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不過其實我還蠻高興的，我不是說讓他變成那樣所以高興，我是說，考上大學，唸哲學系，還挺好的。

小琪：聽到的時候我不知道該高興還是該擔心呢。你要是沒考到國立，爸爸不知道會怎麼樣弄得天翻地覆氣到吐血，他對你期望那麼高，把全部都賭在你身上，可是你又考一個聽起來很窮的科系，爸可是連飯都吃不下了

思孝：也好啦，我沒考到第一志願，全家都輕鬆多了，他不用對我緊迫盯人，我也不用把壓力往身上扛。

小琪：當然啊，你樂的跑去台北玩了四加一年，四加一打牌也嫌多啊還讀書，媽也是等著你來賺錢養家，可是全家都不知道你可以做什麼。

思孝：我可以…不知道。我曾經想過以後要作哪些事情，可是想來想去，能夠讓生活穩定的，薪水多一點的，還不就跟大多數人追求的差不多，像老師，像公務員，所謂的鐵飯碗，你看，雖然好像有很多工作可以挑，不過認真的思索，根本就沒有別的選擇，整個社會都被制約了，大家都在追逐一樣的工作，用相同的價值來衡量事情。現在好了，優惠利率沒有了，公務員和老師開始繳稅了，流浪教師多得跟野狗一樣，連薪水發不發得出來都有問題，鐵飯碗生鏽了，你知道嗎？我的同學去考教師甄試，全省跑透透然後一間也考不上，校長都是收紅包來決定人選了，而公務員、政府官員也差不多，官商勾結的弊案，收賄送賄的新聞一個個爆發，像你說的，連男女關係都亂到不行，每個人看起來都痛恨至極，可是看到錢，他們又都屈服了，成為當初他們痛恨的對象，成為共犯，這樣工作還有意義嗎？姐，我不是在說你，我知道你不是這種人。

小琪：我還不是正式職員，我也沒有那個門路。

思孝：對，不過話又說回來，雖然我非常討厭這些事情，可是想到以後的工作，我的腦袋還是不自覺浮現當老師或公務員的念頭，簡直是鬧場，我始終想要找一個除了這兩件事情之外，還能夠讓生活比較寬裕的工作，你說呢？叔叔阿姨舅舅舅媽都催我去考國家考試，什麼這樣就會幸福，生活會很好，全部都是假的，叔叔當老師三十年，還不是跟同事一起賭博賭到破產。

小琪：不是這樣，什麼破產，只是…

思孝：只是什麼？

小琪：只是沒有存款。

思孝：還不是破產，舅媽呢？整天炫耀表哥有多上進，喔對了，上進還只是因為通過國家考試而已，這就是一個人生命中最好的成績嗎？這可以證明什麼？為什麼要我平白無故被劃到那邊去？

小琪：她的話聽聽就好了，舅媽也一直很想介紹男朋友給我。

思孝：對吧，該不會是舅舅的下屬吧？絕對是，你不能選公務員啊！否則要是變得跟舅媽一個樣，你嘴巴旁邊也會長大黑痣！

小琪：你想的太可怕了，縣政府是個很安靜的地方，雖然上司很官僚，你知道上司都是這樣，沒有惡意，只是喜歡拍馬屁，其實人都很和善，你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叔叔舅舅沒你說的那麼糟糕，爸也是啊，他的同事和部下都很尊敬他，我進去以後才知道，他們說爸是他們見過最講信用，最有義氣的人…當公務員，當老師不是錯誤，他們都很想改變，貪婪只是部分而已，你不要先入為主。

思孝：才怪，我認真思考過，可是進入了某個系統，就會變成某個系統製造出來的人，就一個樣，頭髮油油的，見錢眼開，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麼人了…嗯，只是單純的成見嗎？可是再怎麼深入，我好像…好像也快要變成自己討厭的人了，好奇怪，真的。

小琪：對，你真的很奇怪。

思孝：我知道我怪怪的，我是說…嘖。

(靜默)

小琪：你知道嗎？你去廁所以後，我看著他，以前聽人家說看起來像睡著，電視不都照著這麼演嗎？但是現在看起來，他在生氣，而且生悶氣，不知道什麼原因，也不知道對誰生氣(看了思孝一眼)，他的臉跟我印象中有距離，完全不同，好像我從來沒有看過一樣。我在想，然後你就進來了。

思孝：我以為他突然開始呼吸了。媽的。

小琪：你講什麼髒話。

思孝：好，對不起，你說這個，又不是在演大法師。

小琪：你很好笑，之前電視上有演過，一個已經往生的父親躺在客廳等殯儀館的人來處理，突然醒來，說了一聲「不要吵，我在睡覺！」(兩人向後一看)突然發現自己的小孩在搶遺產，連一年都沒回家幾次的兒子都跑回來爭土地，他怒火攻心就大發雷霆教訓大家一頓，回頭又躺下，呼吸又停了。

思孝：然後呢？

小琪：片尾曲就開始了。

思孝：這什麼結局？

小琪：不然呢？他的孩子們臉都綠了。

思孝：好爛。

小琪：我也這麼覺得，尤其是那個回家來搶遺產的兒子。

(靜默)

小琪：你看看。(指父親)

思孝：no，我…我看過了，沒什麼差別啊，甚至是有點太樣板了，幾乎從我的想像裡面成形似的，一個人，斷了氣，躺著，眼睛閉上，肌肉鬆弛，之前哪

個哲學家說過，人就是一根上下相通的管子，蘇格拉底或是柏拉圖吧，形容的挺貼切。

小琪：管子？

思孝：不論水管還是旗津賣的小管…錯了，這是小卷，重點是，你把水從一端倒進去，就會從另外一邊流出來，你把吃的丟進去，就變成便便拉出來。

小琪：總會有些什麼留下來吧，不然，卡住呢？

思孝：留下來的就變成管子的一部分，血啊肉的，管子卡住的話就…噎死了，管子也就不是管子了。

小琪：然後呢？

思孝：不是管子就什麼都不是了。

小琪：難怪他那麼討厭你讀哲學系。

思孝：什麼？

小琪：以後家裡的花草都讓你澆吧，管子，碗也給你洗，馬桶也讓你沖。

思孝：你開始有點幽默感了，那你呢？少奶奶。

小琪：我不是少奶奶，也不是管子，你到底想說什麼，管子啊水和排泄物，除了這些東西你就沒有別的可談了？

思孝：我也可以用一種社交的動物，或者奔向死亡的存在來討論人是什麼。

小琪：我是你姐。

思孝：姐…你明天想吃什麼？

小琪：火鍋。

思孝：涮涮鍋？

小琪：火鍋！

思孝：昨天不是才剛吃過？

小琪：我又想吃了。

思孝：不要火鍋啦。

小琪：我想吃什麼很重要嗎？我會知道我明天想吃什麼嗎？什麼時候輪到你決定我要吃什麼不吃什麼？

思孝：我只是不想一直吃一樣的東西

小琪：那就不要吃，我自己去。

思孝：一個人去不就變成涮涮鍋了嗎？

小琪：不要跟我玩文字遊戲。

思孝：你在生什麼氣？

小琪：我在生什麼氣？我…沒生什麼氣。你問我想吃什麼，我就回答你。

思孝：你不知道一人一鍋比較衛生嗎？而且自己可以點自己要吃的東西啊，哪像火鍋大家圍在一起洗筷子又洗不乾淨，新聞也報導過 A 型還是 B 型肝炎會藉著口沫傳染，在國外就算是一家人吃飯，也是一人一盤分開裝的。

小琪：假如會傳染，你早就已經帶原了，從小到大你吃過幾次我們的口水啊？從前不怕，現在卻怕了。

思孝：那時候不知道啊，知道以後，每次吃火鍋我就會覺得怪怪的。

小琪：你怎麼也開始覺得怪怪的？

思孝：他去拿檢查報告，知道是肝癌那天，媽有打電話告訴我，我聽到以後，突然有一種想法—我可能也會像他一樣，應該說，我覺得我會像他一樣。

小琪：你不要喝酒就不會這樣，你不要抽煙就不會這樣，你不要…生出像你一樣的小孩就不會這樣。

思孝：這關我什麼事？

小琪：生個跟你一樣的小孩，一天到晚擔心，乖不乖吃不吃得下飯考不考得上大學養不養得活自己交得到交不到女朋友(停頓)結不結得了婚生得出生不出金孫養不養得大上不上得了大學？想這麼多，肝怎麼能不壞。

思孝：謝謝哦，真想跟你乾一杯！

小琪：不准，就算你要喝，別讓我看到。

(靜默)

思孝：姐。

小琪：幹麼？

思孝：如果…像你剛剛講的。

小琪：什麼？

思孝：他真的有了呼吸。

小琪：你到底在想什麼？

思孝：假設，我只是假設一下，假設是推導出真理的方法，你不要這麼嚴肅。

小琪：死而復生才是沒有真理。

思孝：如果有機會，讓他醒來，像你剛剛以為的，突然有了呼吸，你願意嗎？

小琪：像連續劇裡面活起來阻止我們搶奪遺產嗎？

思孝：他有什麼遺產可以搶？Cancer？中山裝還是那顆連長送的打火機？哦這倒是不賴，貴得很，或者…

小琪：你對什麼事情都可以這麼詳細，這麼…勢利嗎？

思孝：放輕鬆一點。

小琪：你居然輕鬆得起來。

思孝：悲傷不是義務！就算我難過也不必擺在臉上讓人欣賞，我皺著眉頭或者我大笑都不能代表什麼，事情沒有那麼簡單，難過也不能幫助解決問題。況且話頭是你引起的，你迴避我的問題又提到遺產，好，我就順著你認真想想遺產，這樣你又不高興，你們女生都愛口是心非。

小琪：不管你怎麼想，你得有禮貌，你，張思孝，得有禮貌，尤其是現在對他—你爸爸。

思孝：都已經…唉，我知道了。總之，你到底要不要回答我？

小琪：他都已經不在了，這種問題有意義嗎？

思孝：我只是單純好奇而已，我想知道，有那麼難回答嗎？

小琪：你先告訴我你的答案。

思孝：no。and you？

(靜默)

小琪：我不想回答你。

(張母持手機入，同小琪、思孝打了招呼)

張母：全套辦到好？全套是…A 方案…喔，嗯，嗯，冷藏去冰化妝加火葬？B 是…
A 加孝女白琴五子哭墓二選一？什麼東西？加五千多十個孝子？還有
C，C 是…B 加電子花車十八招，附贈噴火燒紙錢，怎麼說話，有這種莫
名其妙的安排嗎？葬禮還是綜藝節目？罵你做什麼，我問你，你講話缺不
缺德？生意可以這樣做嗎？有沒有良心？

思孝：媽，你…

小琪：噓。

張母：沒聽過，好，好，不要緊，簡單點，越快越好，時間適合就行，沒關係，
你繼續，他，誰？他要是可以說話，我為什麼打電話給你們？A，我不是
叫你，A 方案，你說的第一個就可以了，第二個太吵，其他太鋪張了，他
不會喜歡布袋戲的，不喜歡，我，我也不喜歡，A…第一個，我們決定了。

思孝：我們？

小琪：你安靜點可以嗎？

思孝：我們是，她？

張母：對，謝謝，我們不介意，沒有這種問題，不需要，我們自己找地方，就這
樣，嗯，到時候再說吧，我們討論一下，什麼時候，好，這個規矩我們聽
說了，多少，嗯，當然，麻煩，謝謝。

小琪：媽。

思孝：你怎麼去那麼久？

張母：要填的資料很多，戶籍啊身分證明，和往生時間，要確認和蓋章，順便拿
了收據去櫃檯繳錢，有個笨護士忘東忘西，又突然離開了，大概是去急救，
我只好等。剛才有什麼事嗎？

思孝：(苦笑)沒有啦，人生總是充滿巧合。

小琪：還有久違的愛人…

張母：什麼？

思孝：沒事啦。

張母：對，你們，你們千萬不能忘記，十二月二十四號晚上九點四十八分，爸爸
過去的時間，不能忘記，跟你們的出生時間一樣，要牢牢記住，知道嗎？

小琪：嗯，我會寫在紙上放在抽屜裡。

思孝：我又忘記我幾點生的了。

張母：說過幾遍了，你又忘記，記性那麼差，真不知道你大學怎麼畢的業，上午九點四十八。

小琪：嗯…

思孝：有時候，人不管是什麼情緒都不對。

小琪：爸爲了讓你永遠都忘不掉他…

思孝：正反十二小時，一條線穿過地球的迎光面和背光面，時間轉了二十三年。

張母：不准忘記，知不知道？

思孝：記住了，我大學也畢業了。

張母：待會殯儀館的車子會來，我們一起把爸爸從後門推出去。

思孝：要接去哪裡？

(小琪看著思孝)

張母：先把爸爸接去殯儀館冰著，告別式再出來。

小琪：媽，你坐著吧。

思孝：到時候要怎麼安排？

小琪：回去再說吧，媽應該很累了，站了一整天。

張母：沒關係，你們先收東西，阿孝，這些衣服包好拿回家，小琪，水壺和便當盒洗一洗，其他的你們自己看看，沒有用的要丟的就丟掉吧。

(小琪、思孝開始動作，張母將病床旁的躺椅收起，小琪拿著熱水瓶和便當盒入廁所，阿孝收拾了衣服)

思孝：媽，這個…(拿起父親的衣服)

張母：你要不要留著穿？

思孝：我穿不會合適的，而且…不用這麼省吧，雖然復古是現代的趨勢，可是時代在進步啊，我們不能一直重複過去，就好像無法進化一樣。

張母：帶回家當抹布好了。

(思孝點點頭，躊躇了一會，塞進背包)

思孝：媽，我覺得…媽？

(張母親矗立在病床邊，嘴巴裡叨念著)

張母：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思孝將隨身聽耳機戴上，又取下了一邊，姐入)

小琪：這個熱水瓶好舊，我都分不出什麼是汙點什麼是花紋了。

思孝：噓…小聲點。

小琪：她今天已經唸了不下十次了。

思孝：這個熱水瓶，是不是他們結婚的時候買的？

小琪：是你出生後沒多久買的。

思孝：哇，二十多年的歷史了，耳朵這邊都生鏽了，買個新的好了。

小琪：還可以用就用吧，平常也很少拿出來，以前是給你沖牛奶的。

張母：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

思孝：我們不是都喝張母奶嗎？

小琪：原本是，後來沒辦法，媽得去工作賺錢。

張母：…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 揭諦揭諦 波羅揭諦 波羅僧揭諦 菩提薩婆訶。

思孝：我好像聽外公說過。

小琪：你出生後沒多久，媽去給人家當保母。

思孝：去照顧別人的孩子嗎？

小琪：爲了要照顧我們，才去照顧別人。

張母：…揭諦揭諦 波羅揭諦 波羅僧揭諦 菩提薩婆訶。

思孝：哈里路亞。

小琪：看到吳曉琦之後，你就開始信教了？

思孝：世界上只有一種宗教，我就信那個，有時候也不信，阿彌陀佛跟哈里路亞對我來說意義差不多。

張母：…揭諦揭諦 波羅揭諦 波羅僧揭諦 菩提薩婆訶。

(張母握著屍體的手，默默說話。)

小琪：我有時候真想痛打你一頓。

思孝：以前我都被你打哭，現在…應該沒辦法了，還是不要比較好。

張母：就是這樣，我也只能這樣了。

小琪：我可以扣你零用錢。

思孝：拜託請不要，我可以讓你揍到趴下來。

張母：很快…很快…

小琪：最近去找份工作吧，免得當兵前無聊。

思孝：拜託，誰要一個只能作一兩個月的工讀生。

張母：…讓你放心。

小琪：哈，誰家要一個一兩個月只能吃飯的大學生。

思孝：(搖手指)我們大學生，不是東亞病夫！

張母：小琪，你要不要幫阿孝問問看，縣政府說不定需要短期的工讀，之前你爸爸也都有。

思孝：可是

小琪： 嗯，我下禮拜就去。

思孝：謝謝。

張母：找不到也沒關係，阿孝難得在家裡，就快要入伍了，讓他自己決定吧。

小琪：我一定會幫他找到。

思孝：謝謝喔。

張母：媽媽年紀大了，沒辦法養你一輩子啊，你就要自己養自己，至少要養得活自己吧，不然啊…

思孝：不然就怎樣？

張母：太遜了！

(思孝大笑)

小琪：張思孝！

思孝：這真的很厲害，哈哈，媽你，你什麼時候學來的，超屌！

小琪：你小聲一點好不好。

張母：這是你姐姐的口頭禪啊。

小琪：以前。

張母：我和你爸爸都學會了，他會邊看新聞邊罵立委貪污被抓到，這個遜、這個遜，記得住在橋頭的林媽媽嗎？就是以前會包兩百塊紅包給你的林媽媽，半年，應該是半年前她開始賣雞排。

思孝：喔，你有打電話跟我說過，連一塊肉都拿不好，常常炸得跟鍋巴一樣的林媽媽對吧？不知道生意怎樣？

小琪：你那麼久沒回家當然不知道。

張母：我也會在心裡覺得遜，(對小琪)是這樣用吧？(小琪無反應)唉…後來才知道，林媽媽也得了癌症，淋巴癌，所以手才會不停顫抖，她住院化療，也沒幾個月，就跟你爸爸一樣，雙手一撒，前陣子我才剛告訴自己不要再說遜這個字，好像會有什麼…唉，習慣了，很難改掉。

思孝：媽，不要想那麼多，巧合，世界上巧合之多不是我們可以想像的，你知道蝴蝶效應嗎？意思是說一隻蝴蝶拍動翅膀，就可以掀起海嘯，為什麼？因為蝴蝶拍動翅膀會引起氣壓的改變，一傳十十傳百逐漸擴大就會讓遠方狂風暴雨，呃…這個例子不太對，這麼說好了，每一件事情會發生的原因，有很多看得出來很多看不出來，看得出來的應該就是邏輯，看不出來的大概就是巧合，不然就說是緣分吧，可是兩件事情之間，真的有什麼必然性嗎？還不是我們憑空想像出來的，就像科學或數學，也都像是從夢裡出

生，莫名其妙就變成了世界的秩序，0 跟 1 真的可以規定一切嗎？我不相信，這未免太殘暴了，我是要說，邏輯根本就是巧合，遜只是一個字，真的有辦法像你說的，詛咒一個人讓他斷氣？不可能，嘖，又離題了，難怪教授會當我邏輯，我要說的是，感性好像很實際，其實很迷信，而理性建立的世界，最不理性。

張母：嗯…什麼意思？

小琪：他是說他什麼事情都不相信，他是說這個世界全不對，數學沒有用，科學是個屁，全部都是不小心的，會成功不是因為努力，有錢人的錢都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張母：我等了一輩子怎麼等不到？

思孝：我可沒有這麼說！我想表達的是，所謂合理的推測，打從根本就是不合理的！那只是大多數人的模式，我們應該跨越，我們應該超越，當這個時刻來臨，我們就會更自由。

小琪：自由？

思孝：更自由。人是獨立的個體，有獨立的秩序，即便是血緣關係，我跟媽媽的關係，我跟姐的關係，這很確實，但我不相信輪迴，不相信誰前輩子欠了誰今天來還債，對我而言這太軟弱了，我們應該要更堅強，沒有什麼是命定的，除了出生和…對，我愛你所以我願意為你付出，心甘情願，這無話可說，愛才能帶來自由，只有自由才帶來愛。

小琪：自由自由，自由就可以不用工作？可以讓你不去當兵？可以讓你今天才回家？

張母：小琪！你不要這樣子。

小琪：自由就可以不負責任？你到底在想什麼，我好像再也不懂你了，自由，像這樣，就可以讓你更快樂？藐視一切，公務員，老師，他們的心血和努力究竟爲了什麼？爲了讓你糟蹋嗎？

思孝：自由沒有讓我更快樂，我以爲我可以快樂，但只有痛苦，越來越多，這或許不是個適合自由的年代。

小琪：你去工作看看就知道了，朝九晚五直到養活自己，不要靠家裡，到時候你再來說這些，遜，你太遜了。

(小琪出場)

張母：小琪！你去哪裡？

小琪(門外)：我去買喝的。

思孝：對不起，媽，我覺得我說得太多了，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可是，我也不好過，我很愛你們，我常常想起來，總是在揣摩應該做些什麼讓大家都高興，也常常搞砸，明明希望能誠實告訴你們我內心的想法，說不定可以使家裡往好的方向轉變，煥然一新，我可能太少回家了。

張母：我很難過，林媽媽的事情，你爸爸的事情，你的和姐姐的事情，我都很難過。

思孝：媽，這都不是你的責任，林媽媽是純屬巧合，我剛說了一大堆就是要講這個。換個角度想，爸爸這樣對大家都好，他可以不用再痛苦，化療的嘔吐，我聽阿陸說的，就那個醫學院的高中同學，他說黃色黑色的胃液膽汁，可能把食道都清蝕了，我看到爸身上的管子…這根本就沒有尊嚴，如果是我，可能幾個月前就放棄了，我無法忍受自己持續沒有希望，而且…

張母：他不是別人，你不能把他當作一個病人，普通的病人，我沒有像你懂得那麼多，可是我跟他在一起最久，他對我很好，從來沒有什麼吵架，除了抽煙和股票之外他也沒有別的興趣了，雖然變成這樣…你以後最好不要抽煙…

思孝：我，我沒有抽煙，那太貴了，每年每年漲，股票又太麻煩，每年每年跌，除非生病，我不可能碰(抓癢)，媽，我知道，我討厭重蹈覆轍，跟討厭公務員與生病差不多，如果舅媽沒有碎碎唸可能還好一點，「哎呀阿孝，你也跟我們家東昇表哥一樣去考特考啊，他跟他女朋友都考過了，現在日子過的可好喔！」，不然就是「要趕快去喔，都已經二十幾歲了！」，天哪，從小到大考那麼多試還不夠嗎？

張母：她只是給你意見而已，怕你以後沒有頭路。

思孝：雖然我目前不清楚以後要做什麼，做什麼都好，我要找一個跟其他人不一樣的，嗯…說不定還是很窮啦，不用擔心，你以後不會沒人照顧啦，有我在。

張母：我常常覺得很對不起你和姐姐，不能讓你們有更好的生活，如果你們可以找個更有錢的人家投胎…

思孝：媽，家裡很好，真的，我不覺得有什麼輸給別人，比我們生活更差的還很多哩，我和姐都好好的啊，你看，你們的孩子有手有腳，我很快就可以去工作了，姐會幫我找打工啊，當兵也不花家裡的錢，媽，事情會好起來的，我保證，現在我們的錢就可以慢慢存起來，不會再被股票花掉，房貸慢慢繳總會結束的，應該是吧，媽。

張母：我也不知道他在外面到底欠了多少錢，這些事情他沒告訴我。

思孝：他還有欠錢嗎？媽，我聽說繼承遺產就會連帶債務，如果放棄也一併放棄，不然我們就，放棄。

張母：這樣我們又得搬家了。

思孝：為什麼明明就可以更好的，我不了解，完全不知道他到底為什麼要這樣。

張母：你不是他，你不會知道的，他原本也是希望能夠多賺點錢。

思孝：結果呢？賠了一次還不夠，賠兩次三次總該夠吧。

張母：他一開始進場的時候，景氣真的很旺，不管買哪一支都可以賺一筆，雖然你外公外婆都要我勸他，可是我看他持續有賺，就隨他去了，你也知道，只要機會擺在眼前，不會有任何人想放棄的，你也不會的。

思孝：沒人說得準，只要有輸的機率，我不見得會想試一試，我不是他，我不要再搬家了，那麼多次還不夠嗎？我們的車，以前那棟郊區的房子，綠色的屋頂和遮陽板，後面花園，我們曾經鋪滿了韓國草，欄杆纏著牽牛，我和姐就是在那邊出生長大的，我大腿的傷不就是摔倒撞到石頭嗎？哭得我唏哩嘩啦，現在想起來還會笑歛，媽，還有你最喜歡自言自語的那個屋簷，掛著風鈴叮噹響。

張母：你的外婆總是在那裡念經，她說佛祖也喜歡乘涼，你外婆盤腿的樣子真的很像佛祖。

思孝：風鈴我記得是姐上美勞課作給你的生日禮物，你還高興得眼淚都噴出來了，不就是這樣嗎？黃色桌上的花瓶，我的房間裡那盞小夜燈，姐最喜歡的地毯，不管怎麼修都會漏水的廁所…搬一次家，我的回憶就越來越多，像是拿過去來抵押似的，我沒有從小到大的朋友，小學同學、國中同學，我搬家以後他們一定都忘記我了，沒關係，反正我會忘記他們的，我的回憶裡不需要他們，沒關係。好癢。(抓)

張母：被蚊子咬了？看你一直在抓，不要抓，回家我拿萬金油給你。

思孝：我也不知道，一坐在病床上我就開始癢，好像有蟲在身上爬來爬去，奇怪。

張母：還是過敏了？阿孝，你吃了什麼東西嗎？這裡什麼讓你不舒服？我印象中你沒有對什麼東西過敏啊。

思孝：過兩天看看再說好了，而且我有這個，(拿出神奇紫草膏塗抹脖子)媽，我不想再搬家了，大腦儲存回憶的空間有限，爆了大概就會阿達阿達。

張母：你不要胡說八道。現在家裡是比較小，可是住久也就習慣了，金窩銀窩總是不如自己的狗窩，你的房間跟以前的還是差不多，差不多亂，書是多了，也不知道你有沒有在讀，廁所不會漏水，他都會坐在小沙發上看電視看到打呼，從以前到現在都一樣，搬家搬了那麼多次，唯一留下來的家具就剩小沙發了，本來還想丟掉，你爸爸差點跟我大吵一架。

思孝：丟掉吧，太舊又破了好幾個洞，坐在上面還吱吱叫，害我以為裡面有老鼠，我們買個新的，過年之前，我陪你看。

張母：還可以用就留著吧，剛買的時候很貴呢，左鄰右舍都有人跑來試坐，外面的布是有點髒，洗一洗就好了，省著點，你剛剛才說過的。

思孝：媽，拿去回收吧，整個都凹陷了，完全符合爸的臀型，根本就專為他量身打造，他不在了，沒人坐那張小沙發—至少，我不會坐，我想你都會坐在藤椅上，我和姐有和室椅，這樣應該夠了，而且到時候我學校的東西搬進家裡，怕會沒有位置放，我房間太小了，可能得把一些東西擺在客廳，書啊還是電影什麼的，那張沙發太佔空間，花色跟客廳也不搭調。我要買個新書櫃，大的原木的，看起來就有氣質了。

張母：說不定會有客人來啊，到時候怎麼辦，留著備用也好，你舅舅常來家裡坐，跟你爸泡茶，以後可以讓他坐，他看起來很喜歡那張沙發。

思孝：他不會介意坐我的椅子，該丟的就要丟一丟啊，要不然就送給舅舅好了，

這樣我們可以重新擺設，我已經想好要怎麼做了，我的房間要弄成黑色，把牆壁粉刷成鵝黃色，現在很少人用白色了，看起來死氣沉沉，不上不下，你想像一下，陽台可以種波斯菊，新的電視櫃，把其他雜七雜八的都清光，說不定可以買一張新地毯，姐一定會很興奮…我們要重頭開始，有我們自己的空間，三個人剛好…

張母：家裡永遠有他的空間，還有那張小沙發。

思孝：媽。

張母：你一定要現在跟我講這種事情嗎？你爸人才剛走，你馬上就開始安排家裡要怎麼改變，該怎麼做，我們不能好好休息一陣子再來想嗎？小沙發要送人還是回收，我不管，陽台要種什麼花草，我不介意，你們以後想怎麼辦就怎麼辦，這是遲早的事，到時候你就算把我當沙發丟掉…

思孝：我不是這個意思，你不要誤會，爸的東西很多都沒有用了。

張母：你不能這樣對待他，他不是別人，你知道他每天從早到晚爲了處理公事要從縣政府來回市公所多少趟，接待官員，應付下屬，應酬、應酬、應酬到把身體弄成這副德行，好不容易可以繼續待在原位做他的課長，走後門送禮送錢要他的位置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你如果可以做得到再來一項一項指責他。

思孝：媽，我跟你說過我不會也不想進縣政府或是其他什麼的。

張母：你想不想當然隨你，我也不打算勸你，舅媽的話聽聽就好了，一切都照你的選擇，只要能養活自己，不要做的心不甘情不願，不要做壞事，這些很難嗎？

思孝：我只怕你跟舅媽說一樣的話。

張母：她又跟你說了什麼？

思孝：如果你去做那個，就乾脆不要去唸大學啊，高中畢業就可以去了。

張母：你爸爸對你的期望是比較高，比對你姐還要高，我看得出來，他去找你的高中女朋友，那個吳什麼…

思孝：吳曉琦？爸去找她幹什麼？

張母：吳曉琦，你爸去勸她暫時讓你好好唸書，不要整天寫信寫來寫去。

思孝：等一下，爸怎麼會找到她？

張母：家裡從來沒有人看過你在讀書，聯考到了他比你還要緊張，怕你考不到，怕你考不好，怕你以後變得跟他一樣，沒有學歷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你討厭公務員，他也不要你領公務員的死薪水，你可以討厭公家單位，但是你不能瞧不起他。他一直都沒有對你失望，即使你唸的東西他一輩子不會有興趣，即使你很少陪著他，甚至最後…

思孝：她說了什麼嗎？

張母：什麼也沒有說。

思孝：我是說吳曉琦有沒有說…

張母：他們兩個什麼都沒有說。

(靜止，思孝躺下在病床上，將耳機塞進耳朵，父親隔壁)

(長長的靜默)

思孝：媽，我覺得好癢，好難受。

張母：擦藥？

思孝：可不可以幫我拿一下，在那邊桌上。(張母去取來)

張母：奇怪，爲什麼車子還沒來。(拿起手機撥)喂，我是剛剛打電話去的張太太，對，你們的車子怎麼還不來，什麼，今天業務很忙？九點到十一點尖峰？第九號，所有人都趕著聖誕節排隊上天堂嗎？你們可不可以一開始就把話說清楚，免得家人都在這裡等，除了等，當然只能等，不然你說要怎麼辦，對，謝謝，我們早就已經決定了，A 方案，孝女沒有、哭墓也沒有、布袋戲和脫衣舞都不需要，謝謝。

思孝：這藥越擦越癢，我覺得全身下上都腫起來了。

張母：我看看，啊，你的脖子，阿孝，阿孝。

思孝：癢，癢，香港腳會擴散嗎？可是腳一點也沒感覺，(有點呼吸困難)媽，你身上有什麼藥？我笨什麼，誰沒事身上帶著藥？(喘氣)奇怪，莫名其妙，是氣管嗎，漲漲的。

張母：嘴巴張開，頭抬高，喝口水，怎麼會這樣？連臉頰也紅了。

思孝：已經，一個晚上了，哈，哈，應該不是害羞吧，媽，我看到她了，你進來之前，很好笑，我以爲她不會理我了，她祝我聖誕快樂，長的跟過去一樣，一模一樣，她彷彿沒有長大，雖然時間沒有停止過，或者太久沒見了，只是她看起來有點沉默，憂鬱多了。

張母：我去幫你找個醫生來看看好不好？

思孝：媽，我考上大學又畢業了，你們高不高興？

張母：他比任何人都高興。

思孝：短時間內可以先不要提他嗎？

張母：短時間內你應該好好躺著休息。我去找個人來看看，等我一下。

思孝：順便幫我買瓶可樂，對了，媽。

張母：怎麼樣？

思孝：我們明天去吃涮涮鍋吧。

張母：身體不舒服只想著吃。

(張母出)

(思孝躺著，抓抓癢，發現自己的手臂靠著父親手臂，於是把父親的手臂抬起來放在肚子上。)

(他在自己的後腦墊了一個枕頭，覺得不夠高，下床，轉動病床的旋鈕，整個床的上半部抬起，父親看起來就像是一個病人閉眼休息。)

(思孝躺上床，將屍體移動以騰出更大的空間給自己)

(A 輕敲門，身著聖誕老人服裝)

吳父：你好。

思孝：聖誕快樂，聖誕老人，今晚不需要第二次福音了。

吳父：福音永遠不嫌多。

思孝：那可以幫我止癢嗎？我已經癢到麻痺了。

吳父：(手在胸前化了一個十字)身體不舒服可以靠醫藥，心靈不平靜你就要祈禱。思孝，我沒說錯你的名字吧。

思孝：(驚訝)你知道我的名字？太荒謬了，一個沒有希望的時代還活著聖誕老人，卻連止癢也沒辦法，哈，你送的禮物有沒有盜版貨，說不定小朋友都不收喔。

(吳父把帽子拿下來)

吳父：希望永遠在天真裡面，我們在八樓的病房探望一個心瓣膜閉鎖不全的小朋友，明天就要手術了，他說明年一定要去動物園看熊貓。

思孝：那你不該當聖誕老人，去選總統，「雪橇上的候選人」，我會投你一票。

吳父：我很怕子彈的。

思孝：我比較怕副總統。

吳父：這…也不是沒有道理。今天來，我要先說抱歉。

思孝：你是哪位？

吳父：然後我要謝謝你，為曉琦感謝你。

思孝：喔，哦—(起身，將病床回復水平)吳爸爸，呃，伯父，我第一次見到你，不好意思，跟你說這些無聊的。

吳父：沒關係沒關係，你挺有趣的，久仰大名了，你比曉琦寫的更要—怎麼說呢？還要更…

思孝：她寫我？

吳父：天真！對，她是這麼寫的，她很少說話，我們只能從她的筆記，雖然有點…很過分，但如果不這麼做，我們全家人都不知道她在想些什麼，她總是一過度安靜。

思孝：是嗎？今天看到還好好的啊。

吳父：所以我要謝謝你，她難得跟其他人交談，你知道她高中的時候不是這樣。

思孝：嗯，她很活潑，當時。

吳父：而且愛說話，我們家現在還貼著辯論比賽的獎狀，可是現在她連看都不看一眼，連一眼也沒有…

思孝：伯父，曉琦到底怎麼了？

吳父：你什麼都不知道嗎？她都在寫你嗎…

思孝：伯父，我跟她很久沒連絡了，我去念大學以後根本沒有見過面。

吳父：你應該知道，你要知道—她不太說話，她病了。

思孝：你是說…

吳父：對，正如你想的一樣，你知道。

思孝：你不會知道我在想什麼。

吳父：我相信你知道我是什麼意思。

思孝：你相信，我不相信，她這樣…安靜…多久了？

吳父：算一算，從她高中畢業就開始了，一、二、三、四，快五年了。

思孝：爲什麼？

吳父：或許只有上帝才知道，我相信你也可以告訴我。

思孝：不知道，而且我非常非常非常確定我不知道，這個晚上已經夠我受了。(他坐上病床)

吳父：這是我說抱歉的原因，我們真是莽撞。

思孝：沒關係，這個還好，巧合到處都是。

吳父：一切都有上帝指引，所以今天才能聽見曉琦說話。

思孝：包括讓他(指指父親)…

吳父：對，神一定有祂的理由。

(思孝大嘆一口氣，攤了攤手)

吳父：抱歉，我一定打擾你了，今天真不是時候，我改天再…

思孝：不會，不會，時間正好，伯父，曉琦到底怎麼了？

吳父：有醫生說這是精神創傷導致類似失語症的現象，也有的說是重度憂鬱，還有的希望她去做電療。

思孝：不行啦，不行，他們不能這麼做。

吳父：我們當然拒絕電療，就讓她吃抗憂鬱藥和鎮靜劑，可是這讓她精神更差，一直睡覺。

思孝：嘖，百憂解那種藥物只會讓人更嚴重，我有一些同學越吃越慘，幻覺到以爲自己是香菇。

吳父：所以後來改讓她多吃一些補品和維他命，至少可以使身體比較健康。我們辦了手機給她，儘量讓她可以過一般同年齡女生的生活，說不定就會漸漸康復，不過…

思孝：她連自己的電話號碼都忘記了。

吳父：嗯，手機的電話簿都是空的，她一個朋友也沒有，什麼人都不想聯絡。整天就待在家裡讀書，她什麼書都看，一本食譜可以連續看一個禮拜，可是她根本沒有下過廚。

思孝：伯父，她一直都沒有好轉嗎？

吳父：今天之前，她只有在教會裡才會發出比較多聲音，正好去年聖誕節親戚來報佳音，邀她一起上教會，應該說硬拖她去，她很久沒出門了，所以我們全家帶她一塊去，怪的是風琴的音樂一響起，她就開始跟著哼唱，她媽媽

樂瘋了，結果每週末就要一起帶她去做禮拜，她喜歡跟兄思孝姊妹一起唱歌，對講經一點興趣也沒有。

思孝：呵，「凡是能夠說的事情都能夠說清楚，而凡是不能說的事情便須保持沉默。」

吳父：什麼？

思孝：沒事，這是維根斯坦說的，一個奧地利哲學家。

吳父：這是什麼意思？

思孝：就是…你聽到什麼就是什麼意思，唉，我不是個意思，說也說不清，我在說什麼啊我。所以曉琦她，就保持這個狀態？

吳父：她在唱詩歌的時候就像個天使，雖然這麼說很不好意思，可是…其他人跟她比起來就像是陪襯的，真的我不該這麼說，我想，神會原諒我的。

(思孝轉頭看著父親)

吳父：我真的忍不住，然後，曉琦開始寫東西了，那本筆記，放在她的抽屜裡。

思孝：上面寫了什麼？寫什麼？

吳父：全部都是故事，她在抄書，抄小說，抄她高中時候最喜歡看的那些小說，裡面都是談戀愛的情節。

思孝：天哪。

吳父：可是裡面所有男主角的名字都叫做張思孝。

思孝：伯父，你確定你沒有看錯？

吳父：我不會跟你開玩笑，只是我不能問她，我怕病情更嚴重。

思孝：我要病入膏肓了。

吳父：我去翻她看的那些小說，那真的很難讀下去。

思孝：我知道。

吳父：裡面所有對男主角的描述都是一天真，更可以說是幼稚。

思孝：我不是那樣的人，你看得出來吧。

吳父：可是你叫張思孝沒錯吧。

思孝：你是聖誕老人也沒錯吧？

吳父：我可以問，我們離開以後，她對你說了什麼嗎？

思孝：只是一般的日常問候，我們很久沒見了，還有交換電話號碼，改天碰面之類的。

吳父：(激動)她恢復了，她媽媽這次真的會樂瘋的，她真的好起來了，哈，她還會用手機，電話簿，哈哈。

思孝：伯父，你冷靜一點，要不要坐下來？

吳父：哇，曉琦，曉琦她，哈哈，就算要我一輩子站著也可以，好轉了，太好了。

(雙手緊握低誦)親愛的主耶穌基督，謝謝你賜給我們這個最棒的聖誕禮物，就算要我改信佛教也可以，我的主耶穌基督。

(思孝躺上病床)

吳父：思孝，你明天可以來家裡嗎？好不好？我開車來接你，你家在哪裡？越快越好，思孝怎麼樣？好不好？好不好？

思孝：我癢得都快死了只想睡覺！伯父，改天再說吧，真的，改天再說吧，我見到曉琦真的很高興，高興到身體不太舒服，呼吸困難，我會去看她的，我保證，現在我需要休息，待會要把我爸爸推出去，需要很大的力氣。

吳父：我們可以幫你們，真的，只要你們需要。

思孝：謝謝，可是伯張母和曉琦都在等你吧？

吳父：糟糕，我都忘記了，她們在地下街的麥當勞吃東西，我要走了，思孝，你想不想吃東西，伯父請你，曉琦也在，你要是一起來我們全家絕對歡迎，好不好？伯父請客，你要吃什麼都可以。

思孝：我現在不太餓，伯父，謝謝你，我想一個人待一下。

吳父：我才要謝謝你，不然我先走了，你明天過來好嗎？你一定要過來，我們等你，你有曉琦的電話，如果需要我就去接你，好嗎，一定要過來。

思孝：我會過去，伯父你放心，明天見。

(吳父把聖誕老人的行頭又穿戴上)

吳父：太好了，聖誕快樂，神一定會賜福給你，我祈禱祂賜福給你，思孝，謝謝，聖誕快樂。

思孝：聖誕快樂。

(吳父出，大喊 Merry Christmas)

(門外傳來歡慶佳節的喧囂，隨即有一個護士大喊「請小聲一點，小聲一點，病人需要完全的安寧知不知道？」喧囂漸小，而始終沒有停歇。)

(思孝躺在病床上，把隨身聽的耳機戴上，試著閉上眼睛平靜，但止不住地全身抓癢，他把耳機取下，門外的聲音使他心緒不寧，他又把耳機戴上，病房燈半暗。)

(舞台右側漸亮，小琪正坐在門外轉角走廊上的塑膠椅喝飲料，旁邊放著一瓶可樂，吳父經過喊了聲「聖誕快樂」。)

姐：只有不快樂的人才需要被祝福。

吳父：快樂的人更需要被提醒啊，到處都是神蹟！

(吳父離開，張母入，手上提了一瓶可樂)

小琪：媽，你怎麼在這裡？

張母：阿孝身體很癢，連脖子都腫起來了，我想去幫他找個醫生來看看，都忘了今天放假，只剩值班醫師，說也奇怪，今晚急診室特別擠，急診的人一直被送進來，我剛剛還看到幾個全身是血的人，好像發生了車禍，好可怕，明明就是個值得慶祝的節日。

小琪：媽，你忘了這邊是醫院對不對，只有病人才會來這裡啊，這兩三個月不是每天都來照顧爸爸嗎？病房裡待久了，連我都覺得自己生病，全身痠痛，這裡的空氣到處都是病菌，什麼無菌的環境，這裡只會讓人越來越嚴重。

張母：不要亂說，我知道你最近很累，多虧有你，白天要上班晚上還得過來。

小琪：媽，我看你才是累壞了。

張母：應該的，不然還有誰可以？

小琪：張思孝啊，你看他一副什麼都不在意的樣子，幾天不睡也沒關係。

張母：你不要氣他，他也說了他在期末考沒辦法趕回來，再考不過還要多留一年。

小琪：他期末考兩禮拜前就考完了！

張母：然後他要收拾東西準備搬回家。

小琪：搬家比回家還重要嗎？媽你明明就不高興，爲什麼還要幫他說話？

張母：你希望我對他大吼大叫？

小琪：不是，但至少不是現在這樣，你知道他根本有其他的原因，才不是沒有時間回家。

張母：你爸爸就是知道，所以什麼也沒提。

小琪：可是…這不該是有沒有說的問題，沒有人說就可以當作沒事嗎？像他這樣，這樣—

張母：小琪，事情怎麼說也說不清楚的，我以爲阿孝會知道，但他好像有聽沒懂，甚至你爸爸，結婚到後來我們連架也不吵了。

小琪：不能因爲這樣就拒絕溝通啊。

張母：我說我的，他說他的，要怎麼溝通？誰會懂？

小琪：我會懂，我會懂的。

張母：如果是這樣就太好了。

(張母親抱了抱小琪，燈漸暗)

(病房燈漸亮，思孝抓癢抓著受不了，跳下床，坐到旁邊的椅子上，望著父親，又將椅子背過，把腳翹在桌子上，放下。)

思孝：你到底想要怎樣？

思孝：(轉身面對父親)你到底想要怎樣？

思孝：(抓了抓肩膀)你一到底想要怎樣？

思孝：(雙手插在口袋裡)你到底一想要怎樣？

思孝：(踱步)你到底想一要怎樣？

思孝：(背對父親，伸手往前指)你到底想要一怎樣？

思孝：你到底想要怎樣？(轉身，手放下，激動)

(他走到病房門口，又返回，他躺到病床上，不小心將父親擠了下床，又連忙將他扶回床上，身上大癢，他不停搔抓。)

(他跑進廁所，傳出水聲，他回到病房時，已全身溼透，他將上衣脫下，以衛生紙擦拭身體，然後翻找剛剛自己收拾的父親衣服，瞥了幾件，穿上一件又旋即脫下，穿回自己的濕衣。)

(他坐回椅子，手靠在旁邊的桌子上，休息旋即打起盹來)

(舞台右側燈亮)

張母：我進去看一下阿孝，你還要待在這裡嗎？

小琪：嗯，我待會再進去。

(張母進病房，發現思孝坐著打盹，衣服零散的放著，她整理一下，走到父親旁邊凝視他。)

張母：阿孝跟你真的很像。

(她返回走廊)

張母：阿孝睡著了。

小琪：他終於安靜下來了。

張母：看起來睡得很沉，大概累了吧。

小琪：光會講話，什麼都沒做也累。

張母：他花了很多力氣，太多了，去想以前和以後的事情。

小琪：哈，現在不適合他，讓他搬去他的空中樓閣就好了，讓他去玩一輩子黑貓，罵一輩子公務員。

張母：小琪，如果你想要辭職，就去做吧。我看得出來。

小琪：我沒有這種打算，我需要這份工作和薪水，就算辭掉，我也找不到比現在更好的地方，環境舒服…上司對我也很照顧。

張母：重點是你喜不喜歡。

小琪：媽，當初你沒有問過我這個問題，太晚了。

張母：你如果還想讀書，或是，去學什麼

小琪：媽，連你也不知道我現在除了上班，還可以
做什麼了。我所有的朋友都羨慕我，穩定的調薪，只要送禮就可以隨便你的考績，不變的上下班和福利保險制度，對，還有豐厚的退休金，只要你能幹三十年，什麼工作比這個更好？「管誰上臺下臺，公務員永遠坐在後台看戲。」這是新課長說的。接任爸的新課長，總有一天會輪到我，我會通過普考，然

後坐在更舒服的辦公椅上。

張母：我是說真的，你爸爸有一些撫卹，我還可以過

小琪：媽，這些話你應該在爸把我安插進市公所的時候說，應該再他要我去讀高職的時候說，應該在他離開以前告訴我。

張母：我知道你覺得爸比較疼阿孝。

小琪：他現在連自己要做什麼都不知道。

(沉默)

張母：你還是不懂。

(沉默)

小琪：車子還沒來嗎？

張母：一個小時之內會過來。

小琪：媽，今天你在辦手續的時候，阿孝看到吳曉琦了，他們全家來報佳音。

張母：吳曉琦？

小琪：就是那個吳曉琦？

張母：真的？

小琪：真的，她看起來…病厭厭的，講話有點遲鈍，好像很不習慣說話。

張母：剛才阿孝說他看到她，我還以為他癢到糊塗了。

小琪：阿孝一定會知道的。

張母：我已經告訴他了。

小琪：他有什麼反應？

張母：沒有，吳曉琦，她有說什麼嗎？

小琪：她留了電話號碼就走了，她大概也沒什麼可以說的了。

(走廊燈漸暗)

(思孝驚醒，揉了揉眼睛，環顧四周，走進廁所洗把臉又出，看見桌上小琪的小說，拿起來翻看，不耐煩地看到最後一頁。)

思孝：書健把車子駛進停車場，原本寬闊如平原的空間如今看起來好小，好狹窄，每次都在這裡等待情人的樺，消失了，此刻停車場空無一人。

(他厭煩地將小說放下，又拿起來。)

思孝：思孝把車子駛進停車場，原本寬闊如平原的空間如今看起來好小，好狹窄

每次都在這裡等待情人的權，消失了，此刻停車場空無一人。

(他走進廁所洗了把臉又出)

思孝：思孝把車子駛進停車場，原本寬闊如平原的空間如今看起來好小，好狹窄
每次都在這裡等待情人的曉琦，消失了，此刻停車場空無一人。此刻停車場空無一人，只剩下思孝，他扭轉方向盤，離開了停車場。

(張母、小琪進)

張母：阿孝，你醒了啊？臉怎麼濕濕的？

小琪：該不會是口水吧？

思孝：才怪，我剛去洗臉，還是好想睡覺。媽，車子到底來不來啊？現在幾點了？
天是不是都要亮了啊？

張母：十一點多了，車子應該快了吧，你的可樂。

思孝：謝謝，姐，你也喝可樂啊？

小琪：給你的。

思孝：我哪能一口氣喝兩瓶啊，會脹氣然後一直打嗝，欸，你買的都冷掉了。

小琪：有得喝還嫌。

(思孝開了張母的那瓶可樂然後喝)

張母：你身體有好一點嗎？現在醫院裡到處都找不到醫生，唯一的在集診室裡忙的要命。

思孝：嗯，我好多了，沒那麼癢了，原本腫起來的地方都消了，好奇怪，不知道為什麼？我認真的懷疑是不是蕁麻疹，我們班有幾個同學都這樣，怎麼治都治不好，只能吃藥控制。

小琪：蕁麻疹？你對什麼東西過敏？

思孝：應該沒有啊。

張母：改天來做健康檢查吧，我們全家都需要。

思孝：不好啦，要是被檢查出有什麼病，一治療好像就會更嚴重。

張母：如果不治療才會更嚴重。

思孝：我還是覺得不要知道比較好，知道多了不會更快樂，這是我最近的心得。
你看爸還不是進了醫院以後才突然變得很嚴重。

小琪：你應該是想逃避吧。

思孝：很有可能，姐，你這本書借我看一下。

小琪：《愛我就踩油門》。唷，全部都是性幻想和偶像崇拜，看多了你會變花癡喔。

思孝：…性幻想和偶像崇拜，有可能是真理的一部分，我覺得，不是沒有機率。

小琪：隨便你，要看就拿去吧。

(張母親矗立在病床邊，嘴巴裡叨念著，曉琪、思孝回頭看她)

張母：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思孝：第二十一遍了，媽這樣好像在通靈。

小琪：她還有話要跟爸說。

思孝：凡是能夠說的事情都能夠說清楚，而凡是不能說的事情便須保持沉默。

小琪：什麼什麼？

思孝：說得清楚的事情就可以說清楚，說不清楚的就算了。

小琪：今天你說的東西，我只聽得懂這句話。

思孝：巧合吧，你明天到底要不要吃涮涮鍋？

小琪：媽要自己下廚，她說我們已經很久沒吃到她煮的東西，說不定連家都忘了在哪裡。

思孝：沒關係，我覺得我們不會再搬家了，應該。

(護士敲門進)

護士：不好意思，你們的，車來了。

小琪：謝謝，我們馬上就出去。

思孝：姐。

小琪：做什麼？

思孝：祝你聖誕快樂吧。媽？

張母：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小琪：聖誕節還沒來，今天只是聖誕夜。

張母：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

思孝：快要十二點了，就算真有上帝，祂也不會計較這幾分鐘。

張母：既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思孝手扶著病床準備推，小琪隨後扶著病床另外一邊。)

小琪：你又不信，過什麼聖誕節。

思孝：不管信不信，明天能夠快樂一點就好。媽，走吧。

(思孝和小琪推著病床，張母在一旁繼續默念著)

張母：你們知不知道，他如果不愛你們，當初就不會把你們生下來。

小琪：如果我們不愛他，我們也不願意被生下來。

思孝：奇怪，我又開始癢了。

(張母和小琪隨著病床前進到門外，只剩思孝的背影，他大力搔抓自己的背。)

(燈全暗)